

美文/副刊

画里画外

王巨才

罹患急性脊髓炎，病体支离，几度休克，仍锲而不舍，昼夜辛劳。画作展出，受到各界人士的交口称赞，而这篇抒发创作激情的文章在“我心中的澳门”全球华文散文大赛中斩获一等奖，也正是天道酬勤，实至名归。

凡有作为的艺术家，总会以虔诚之心去切近生活真实，“聆听大自然最微妙的呼吸”。《金兰湖情思》在这些记述创作甘苦和心路历程的文章中，我们更多感受到的，是画家那种高尚的、健康的审美趣味和艺术追求，是可贵的家国情怀和饱满的时代激情。二〇〇八年初，陈奕纯萌生了创作一幅大型群虎图的计划，反复构思，画画停停，笔下总找不准感觉。那一年春节，南方遭遇严重雪灾，奕纯所在的城市，生产生活陷入极度困难。紧急关头，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，凝聚全社会力量，开展了一场抗击冰雪英勇斗争。陈奕纯说：“那段日子，一幕幕英雄事迹和一次又一次的感动时时闪现于眼前。也正是在那种不畏艰险、英勇奉献的力量感召下，我萌发了与严寒抗争、画完群虎图的决心。于是，经过十天十夜的拼搏，终于完成了这幅长卷式的大型工笔画，并以浑厚的隶书题下‘雄风万里图’，整个画面虎啸生风，龙飞云起，祥瑞东降，正是‘云飞剑舞雄千里，目电声雷震八方’的气势。”这幅画后来被人民大会堂收藏，奕纯说：“我想也因它所蕴含的精神力量之魅力吧。威武勇猛、激昂不屈，是虎之魂、人之魂，更是民族强大之魂！”可以看出，以积极健康的心态拥抱生活、体察事物，从时代生活中汲取题材、主题、激情、灵感，正是陈奕纯为画为文保有生机和魅力的不竭源泉。

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，陈奕纯童年时代是在一个非常偏僻的乡村度过的，他对那段生活记忆尤深，写过许多怀乡思亲的作品，情感真挚，笔致温婉，读来亲切朴实，每每动人心弦。印象深刻的是两篇怀念母亲的文章。一篇叫《乳名》，写的是在一个风雪之夜，独居都市

的他恍惚中似乎听到母亲呼唤自己乳名的声音。“大人叫乳名，总是甜甜的。”这让他不期而然地想起：“漫漫冬夜里母亲的唠叨。总也扯不完的唠叨。母亲说，三儿啊，别看你现在小，不知道有家有妈的好，等你长大了离开了家和妈，你就知道家和妈的好了。”在另一篇名为《看着你一天天苍老》的文章中，奕纯写到他突然发现母亲已经苍老时的悲凉与怅惘：“我从来不知道母亲有一天会苍老……可是忽然之间，母亲说老就老了，没有一点理由，老得让我有些猝不及防。”日暮乡关何处是，烟波江上使人愁。这种刻骨铭心的乡恋情感，我们每个人都有体验，阅读是座开启记忆的闸门，激起强烈共鸣而慨然动容！

这里，不能不说到陈奕纯散文的语言文字之美。在我看来，那是一种蕴藉绵长的文字，充满灵性的文字，有汁有味、优美传神的文字。他写丹霞山：“好一片着了火的霞光，好一片着了火的山！霞光的源头是霞光，山的源头是山！一挥手，火，咆哮着，奔涌着，一路飞跑着就上来了。”写太阳：“滇西高原的阳光潮湿而发烫。”“阳光一碗碗泼过来，一捧捧泼过来，‘哗啦啦’，散发出青稞酒的一股股火辣和粗犷的烈性，泼得我们无处躲着，浑身上下湿漉漉的，好过瘾哪！”写云：“云，哪怕只有一朵，都会成就一段天上的爱情。云在天上悠闲地行走，婀娜款款的，娉婷脉脉的，小妖精似的，把一个人的心尖尖撩得痒痒的。”而最能代表奕纯语言特色的，也许是那篇描写夜幕下两只小狗暗中寻觅的《月下的狗声》：“山月照得累了，河水不响，风也不

响，大山的影子鬼鬼祟祟就出来了。就看见了影子。就看见了山月下的门‘吱扭’一下，亮出一道缝。”“也就几秒钟，一条影子从门缝里蹿出来，‘呵哧呵哧’的，肚皮贴着地皮，一股烟似的刮了出去，逃避在小巷外的月下。”记得陈奕纯说过，他的一些文章，往往要一遍一遍地改，一两年两地写，是靠笨功夫磨出来的。毫无疑问，他的这些生动鲜活、充满诗情画意的文字，固然与其艺术天分、艺术感知力分不开，但归根结底，还是得益于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的执着追求。

陈奕纯除散文以外，也写小说，写短篇也写长篇，又写诗歌，属文学多面手。而如前所说，他的专业是绘画，单就文学创作而言，应当算是一名身手不凡的闯入者。这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。但仔细想来，类似这样在文学和艺术领域跨界双栖而又取得不俗成就的，也真不乏其人。就近现代以来，像于右任、沈尹默、丰子恺、苏曼殊、吴昌硕、马一浮，以及我们所熟知的黄永玉、汪曾祺、范曾、陈丹青、冯骥才、韩静霆等，就都是在绘画和书法方面享有盛名，又能写一手漂亮诗词文章的人物。这就容易让人想到，无论是写作还是绘画，或者从事别的艺术门类，要想有大的作为、大的气象、大的建树，必须有较全面和深厚的思想修养、文化素养和艺术素养。离开这些，固然也可凭天资、技巧和灵感去创作，但要想成为名副其实的“大家”，能为国家民族做出贡献，恐怕正如古人所说“缘木求鱼”“聚沙建塔”，是很困难的。



我上路走出去老远了，爸爸还在门外站着，望着我的背影。王慧祥绘

刀笔共舞的人生

周 明

春暖花开的四月，北京亚运村的一座宏大、典雅的会议室里，人头攒动，熙熙攘攘，气氛热闹异常。室内四壁布满了大小规格不同的精彩的篆刻和书法作品，人们在欣赏着、赞美着活跃在当代书画艺坛的著名篆刻家、书法家李羊民的艺术成就。

我没有想到，这位生在黄土地、长在渭水河畔，从小受到三秦大地深厚历史文化的熏陶和滋养、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的一位出身军旅的艺术家，历经三十年的临池耕石、刻苦努力、辛勤耕耘，成为燕京印派的领军人物，开创了己己圆梦的一片新天地。

李羊民的书印作品题材广泛、章法自然、意境圆融。他的印风秉承秦风汉韵，大气磅礴，出新意于法度之中。多年来，他的书印作品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，并屡获殊荣，各种荣誉扑面而来，羊民治印，悟性很高，灵性十足，方寸之间，

刀笔共舞。他治印随缘——随人缘、石缘、字缘，这几缘汇聚，准会有佳作出手。每每铁笔落石之前，他都会有一阵沉思，有一番琢磨，琢磨石、琢磨字、琢磨人，这时，刚健质朴、巧夺天工之作便浑然成型，小小印石便气象万千。他的篆刻上至国家领导人，下至平民百姓，多有收藏。乃至有些外国人也慕名寻访到他，求印求字，作为中国文化的收藏。

羊民的工作室，堆集了大量近现代各路名家的书印画册，这些是他时常翻看和学习的必读之物。羊民善于博采众长，他从前辈和同辈的作品里不断借鉴和汲取宝贵的营养，丰富和提高自己。然而，有天在他工作室的墙角，我却意外地发现一摞约有几十册盖满印章的印谱，一问，都是他的作品，他要大家精心刻制的印作成千上万，要不，他的手指怎么结有那么厚厚的一层茧呢，叫人看着心疼。

平日里，李羊民总是在他那散发着浓浓茶香、墨香的温馨的工作室里看书、习字、刻印。时不时邀几位同道好友，三三两两聚在一起品茗赏字、评书议石、谈天说地，自由自在，好不惬意！交谈间，往往还激发起创作的灵感，便时有佳作出现呢。如今，李羊民的篆刻和书法艺术已经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，取得了可喜的成就，但他依然静下心来，不事张扬，低调处事，勤奋创作。他视自己的书印事业为生命。生命不息，耕耘不止。现在他还带了一批年轻人，帮助他们、扶持他们，希望书印事业后继有人。他自己依然默默地在这条书印事业艰辛的道路上，不懈地实践、探索、追求和创新。羊民，

刀笔共舞。

灯下漫笔

梦中青海湖

潘永翔

我把那个湖
从我的记忆里翻出来
和眼前的湖一样
碧波荡漾
一片渺茫
像是我的心情
无法比拟

然后我重新把这湖水
深藏记忆里
我为它保管湖水
保管船和舵手
保管湖怪
还有一个秘密

回到平原
时不时地
我把这湖翻出来
偷偷地用这湖水
滋润我的生活
滋润干枯的记忆

也许我要用这湖水
洗去我满身的灰尘
洗去那些污垢
但是我知道
无法洗去我内心的伤痕

每逢秋风送爽食蟹赏菊之时，我总会想起一段往事，那已是半个多世纪之前了，却记忆犹新。

一九五六年秋，风和日丽。我在革命大学文工团时的老团长、时任中国青年剧院的导演郑天健同志问我：想不想一起到朋友家去吃螃蟹？想就跟我走。我虽无文人赏菊食蟹之雅兴，却不拒绝美食，欣然应声随其前往新华门对面巷子里的一座小楼，那是当时中宣部的宿舍，时任电影处领导职务的钟惦佺同志就住在那里。老钟是老延安，曾长期在晋察冀当文艺方面的领导，天健曾是他的老战友，我作为小字辈儿，和他的夫人张子芳在革命大学文工团一起工作过，却只见过老钟几面，能随天健造访他，深感荣幸，也不免有些拘谨。

老钟夫妇十分热情，招呼我们坐下，不一会儿就把早已准备好的螃蟹端上了桌，边品尝边聊天。虽是闲谈，其实是老钟与天健关于文艺的对话。他俩都十分关心文艺事业的发展和政策，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，经济发展很快，必将迎来文化建设的高潮，但目前电影、戏剧创作不够多样化，按题材订计划，

几部工业、几部农业的，而且存在概念化的倾向，群众不爱看，上座率不高。文艺创作应注重寓教于乐，但

是，有些领导比较粗暴，干预创作过多，对新中国成立前从事工作的老电影人重视不够，应该发挥他们的专业能力……两位领导不仅观点相同，而且联系许多实际工作中的例子加以评说，谈到有些人不符合文艺规律的荒诞主张和做法，哈哈大笑，摇头不已，越谈兴致越高。我这个旁听者，时而产生共鸣，时而受到启迪，对一些平日感觉到、未及深思的问题大有茅塞顿开之感。这顿螃蟹晚餐，不只是舌尖上的享受，老革命席间的谈话，他们对文艺事业的使命感和见地，更给予我很大教育，是丰富的精神食粮。

同年冬，我因工作需要，调到中央歌舞团乐队，当了一名鼓手。但对戏剧、电影的兴趣依然很浓，不仅爱看戏，也很注意报刊杂志的一些评论，其中也包括老钟的文章。

一九五七年春来，中央歌舞团进行全国巡演，该团自一九五二年成立

以来，以执行出国交流任务为主，这是第一次全国巡演，领导非常重视，大家也很努力。由于阵容强大，演出质量很高，每到一处都受到群众热烈欢迎，不断要求加演，直到八月份才回到北京。因此，“整风鸣放”我们都未赶上，回到北京已经开始反右斗争，只是到兄弟单位去旁听批判会受教育。北京俗话：“属黄花鱼，溜边儿而过。”“文革”以后，才得知当时团里也曾补报过右派名单，被老团长、时任艺术局局长的周巍峙同志给保了下来，我们是全国罕见的幸免于划右派的单位。

在旁听各种批判会补课的过程中得知，老钟被划为右派，受到重点批判，最重要的“罪状”就是他那篇《电影的锣鼓》。我连忙找来阅读，发现其中的内容与我们一起食螃蟹席间的观点完全一致。但那是出于对文艺事业发展的关心，他的看法我们都认为是正确的，怎么会因此成为右派言论，并且带上了帽子呢？我当时都懵了！暗自思忖：“难道是自己‘觉悟’太低？”

经历了十年浩劫又披乱反正后，我对许多问题进行了反思，这时喜闻老钟得以平反。他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坎坷，辗转于唐山柏格庄农场和天津团泊洼农场，曾任“厕所所长”，专职清理粪便，但丝毫没有挫伤其革命锐气。一经解放，“电影的锣鼓”又敲响了！老钟以其饱满的热情、犀利的笔锋，陆续发表了《电影策》、《想传雷》、《倦论集》等上百万字

的论著。看得出，他是要以加倍的努力，挽回失去的时光，为人民的电影事业，发挥光和热。

一九八七年，忽然传来噩耗——老钟逝世，我含泪赶往八宝山为他送行。见他满头银发静卧在鲜花丛中，非常安详。灵堂内外摆满了花圈，墙上挂满长长的挽联，悬在大厅门楣上的素纸写着：“电影的锣鼓是电影向新时代电影敲响的战鼓”。是啊！这锣鼓哽咽了十几年，爆发出更响亮的惊雷声。这时我的脑海中浮现出和天健一起在老钟家食螃蟹的情景，更联想到“四人帮”垮台后，家家食螃蟹——三公一母，以致螃蟹脱销的盛况。老钟啊！你那天一定也在和友人一起食蟹，席间又会有多少高论呢？

今又逢秋日食蟹，不禁思绪联翩，忆起这位与我交往不多却很难忘怀、令人敬重的故人……

朝花夕拾

不可思议的美

侯炳茂

第安语中意为“雷神之水”，他们认为瀑布的轰鸣，酷似持续不断的打雷，是雷神的声音，又意“巨大的水雷”。

终于来到“雷神之水城”。此时，已是游人如织。

学识渊博的佟老饶有兴致地给我讲解，尼亚加拉这一奇迹在新大陆发现之前一直不为西方人所知。一六二五年探险者雷勒门特写下这条大河与瀑布的名字。但使之名声鹊起的是法国皇帝拿破仑的兄弟吉罗姆·波拿巴，当时带着他的新娘不远万里来到尼亚加拉大瀑布度蜜月，回到欧洲后在皇族中大肆宣扬这里的美景，于是，欧洲兴起了到尼亚加拉度蜜月的风气，时至今日，到这里度蜜月仍是一种时尚。

“哦！佟老，你这次度蜜月的时尚奇想，是否也受此启发？”听我如此问佟老，佟老笑着说：“是。”说话间，导游指着前方让我们看，在宽阔的瀑布旁边有细细一缕被美国人誉为“新娘面纱瀑布”。那里吸引了无数情侣，争相拍照，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

佟老夫妇将这一切看在眼里，激活在心里，钟情于此景，兴高采烈地唤我为他俩拍照，重温青春之甜蜜。我兴致有佳地说：“爱情不只属于年轻人，你二老也浪漫一次吧！机会难得。”若有所思的佟老机敏地一边说“对，咱也浪漫一次”，一边拽着老伴去旅游纪念品店，租了一身婚纱，买了一束鲜花，不一会儿，他一手持着新娘，一手举着鲜花，向瀑布缓缓走来，旅友们惊喜地拍手叫好，我的指尖瞬间咔嚓！记录了他俩难忘的美好时刻。事后，佟老兴奋不已地对老伴说：“咱俩相识成家在动荡的六十年代，记得结婚时，将各自的铺盖卷

搬到一起，仅住了三天，我就出差了，更谈不上度蜜月，虽然那时生活条件差，但我俩已平平淡淡过到银婚之年。现在赶上了好时代，今天，来这美轮美奂的大瀑布旅游，也算补偿度蜜月吧！”老伴被他这见景生情的肺腑之语感动了，直点头回应，体会着心灵的美味。我听后也深有感触地说：“自然界总能给人新的启示，人生就像大瀑布一样，有澎湃，也有平静，源远流长。当我们看到年轻的情侣在这里激情勃发，看到你俩虽已进入老年，但仍然相濡以沫、忠贞不渝的爱情让我敬佩，你们这也是另一种不可思议的美呀！”他俩听到我这样的赞美，会心地乐开了花。

接下来，我们徜徉在瀑布区域的河床里，不畏暴风雨的雪白的海鸥在头上展翅翱翔，有的跟随游船，有的俯冲河水，有的低空盘旋，有的直冲蓝天，有的在河边与一群鸽子闲庭信步。佟老夫妇顺手向海鸥各扔去几块面包片，转眼间海鸥看见了，直冲向漂浮水面上的食物，引起大人们和孩子的欢笑。据说海鸥是尼亚加拉瀑布的常客，它们也给景区增添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。

我们乘车跨过连接两国的一座彩虹桥，这座桥从中间划分，一端属加拿大，一段属美国，过桥后来到繁花似锦的加拿

大一侧，近距离目睹两个瀑布正面全景，更清晰地感觉瀑布水帘汹涌澎湃，气壮山河之雄伟博大，水在这里涌流不止、无私无畏，没有时间的概念。我深有感慨地对佟老说：“仿佛我的心也跟着激浪漂流了一次。”佟老说：“是啊，我也有同感，但漂流要有胆量，我们已进入老年，就让这心智漂流吧！”他的感悟像一位诗人的名句：“谁友尤知情分重，退龄倍感岁月珍。”

顷刻间，瀑布飞流激起的烟海云雾萦绕，阳光照映河床上空，出现七色彩虹，如飞架天河的虹桥飞架两岸，它与不远处人工筑成的两国分界彩虹桥遥相呼应。我召唤佟老：“快来呀，给你俩在彩虹处再拍张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照片。”佟老的老伴说：“你们看呀！船在彩虹下流动，只见船流水不流呀！”佟老说：“那是瀑布之水的平静，我们到了晚年更要珍惜平淡如水的美好生活呀！”

佟老富有禅意的话引起我无限的遐想，大瀑布用它的涌流不止，让我立志乘物游心，感受到了一次不可思议的美。

